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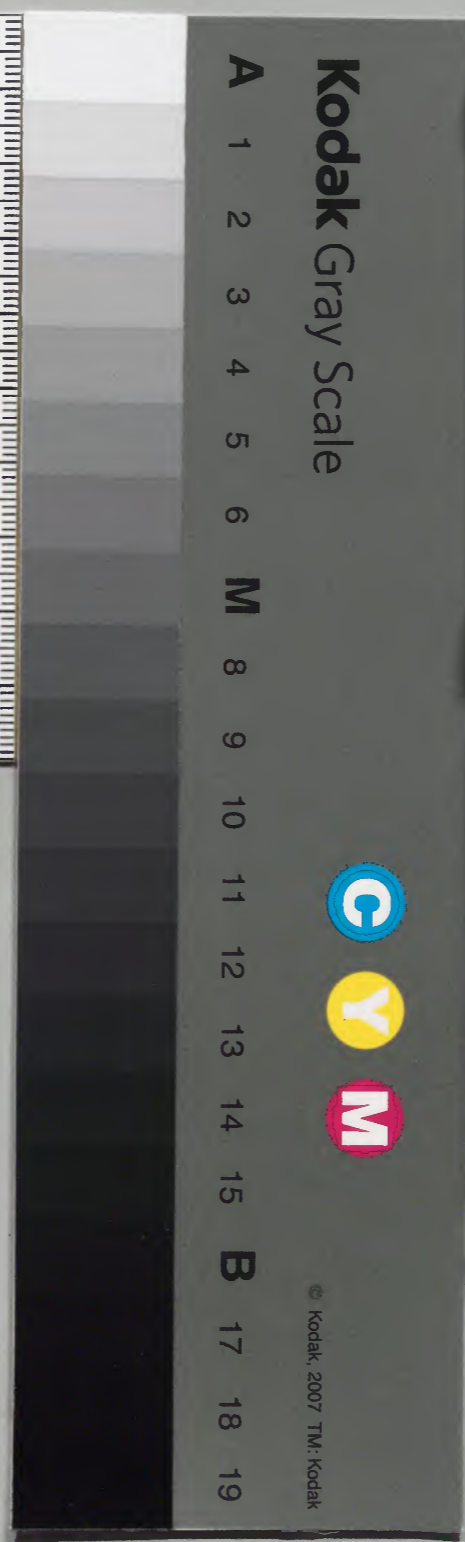
# 高識傳

三十六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六八一九	二一六	二	五七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一六八一九	五七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 37 )	
函號	210	32





目錄

宋紙背面皆可書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孔子姓氏

詩讖不然

剛毅近仁書

二傳誤後世

謚法

五經字義相反

得意失意詩

歷代史本末

文子書簡謹目

冊府元龜

經解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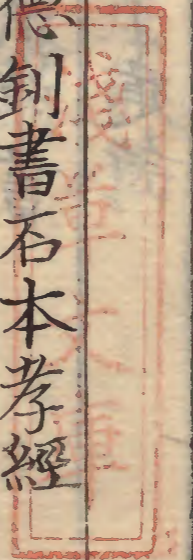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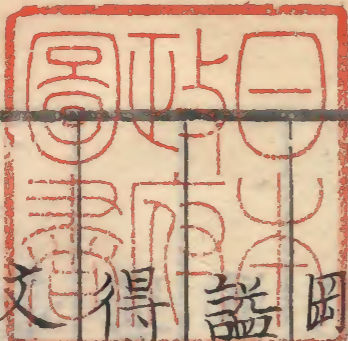
卜筮不敬

農父田翁詩

姚牧菴

以張巡傳糊窓

御製宋文信國公文





紀事

晚學

墨欲黑

鄭聲淫

奔為妾

弓縛字

帝王好書

異書

進五代史

農丈人文集序

吳楚

秦

宋板前漢書

王敬美淳化帖

彗星

客星

書蘭亭帖後

晉武帝書

明太祖賜楊文詩

曹子建詩

司馬溫公讀書法

東坡戴笠

南唐

東坡詩

曹子建雜詩

維揚周岐鳳

張曲江

端硯

爾雅非周公書

數名

金銀為錢

九尾狐

童謠

孔明娶醜女

周禮

醒貪簡要錄

彗星

漢高帝

秘閣藏書

無袴吟



御制衣授時通考序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三十六

宋紙背面皆可書

播磨加古川眉之輯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為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柳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从官府文牒翻其背从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



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明李贄 疑耀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

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釗也

德釗曾守  
簡州平泉  
縣令賜  
緋魯袋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  
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為公族故襄公有五  
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  
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為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

考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孫叔  
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貴而後別為氏故  
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為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  
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  
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  
又不以父之氏乃復以孔為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  
字似子似乙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玄鳥也契之母  
吞玄鳥卵而生契為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  
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為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為  
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為氏者其



說紉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為姓者蓋後人因又嘉故以孔為嘉美義耳

同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撰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

五

宋共道景盧

容齋隨筆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之色不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

之辨也

同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碻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妻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宣傳昭儀為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同續筆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  
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  
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帝謚之徒附  
會為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  
字至威烈正定益以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具  
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具禮乃各二字意當得尚  
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  
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  
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憲智  
章仁神勳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謚十六字神宗二十

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

聖孝慈恭蔡京所定也

宋洪邁

容齋續筆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昏之與臭遂之與潰皆  
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亂  
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亂明  
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  
而穀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也功遂  
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  
無聲胡臭宣時其臭壇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



香也是以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  
康成箋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為遂至於潰茂則以  
為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為異同如此容齋三筆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  
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  
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  
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同四筆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

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  
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  
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之太史有述作之意  
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因羅天下放失舊聞述  
黃帝以來至千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編年  
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  
作武帝紀三五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  
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  
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



秦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正之末則於秦項之列故採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五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纂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漢謂之觀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曄剛采為十紀以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書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國雜史多有王沈

按十當作十

魏書元行冲魏典魚豢典畧張勳吳軌景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悅三國典畧貞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潛偏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



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  
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潛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  
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  
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  
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  
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為書劉煦所上者是  
已而猥褻無統國朝慶曆中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  
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  
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  
上之其後歐陽芑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

日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四  
筆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  
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  
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  
報云今日已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  
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  
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之看孫鼎臣  
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

報



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  
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同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日宴享  
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察焉  
上口摘言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  
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  
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裕文武兩  
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  
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

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  
故匪信書并借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  
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  
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  
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高其小說談藪之類俱  
足談詼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劇錄之類多是故吏實  
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  
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足虛詞盡議采收恐成燕  
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  
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



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之敘王世充李密  
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李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  
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  
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  
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息後史補韓  
任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勛用彭門記亂討表  
車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  
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同

經解之若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法蓋各以百

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迄漢則其為  
簡稚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  
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  
古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  
謂釋其微指如春秋左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  
通知注丹易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  
通唐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應此諸書唯白虎通風  
俗通僅有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朔傳義他書  
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  
皆不熟也

五筆



卜筮不敬

古者龜為卜筮為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若周史筮陳敬仲知其以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為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邃至曠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牯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

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昊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媿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贅史其可乎哉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斷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



納任是豐年也受飢饉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嘗  
倍蓰也

五筆

姚牧菴

姚牧菴學士致政于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待妾在  
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  
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于上  
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有春縱然不得扶  
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  
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  
傳誦以為笑姚公名鏞字希聲

草木子

以張巡傳糊窓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于  
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鬬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昔  
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面寒

同

御製宋文信國公文

夫士君子被服儒行以學古自名才德兼優者上也其  
次則以德為貴而不論其才焉故自古因<sup>有</sup>其才而無  
忠誠之行敗人之事者多矣未有忠誠有德而敗人  
之事者即勢至於不可為亦必竭忠盡瘁死而後已  
不肯忍恥偷生以辱其國也當宋之亡也有才如呂



文煥留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國  
難者皆忠誠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於一時之憤激  
奮不顧身以死殉之後世猶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  
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  
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  
成敗利鈍動其心也公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  
窮居海濱至於亡國沉族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  
歸而元人弗殺冀其忠義之心久而懈也於是歸其  
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德而有轉計矣而公  
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行萬變不渝之志妻子在前而

不顧高官大祿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踐  
其言矣

乾隆二年丁巳仲夏望  
日書於樂善堂

文山先生集

紀事

予詣北營辭益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解一跌  
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以予為相予不  
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  
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  
以為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為解說謂社  
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



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典俟講解  
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  
紓急之策惟有款北以為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難  
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  
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  
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夫首為之辭屈而  
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為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  
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維  
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文山先生劄  
集指南錄

晚學

曾子七十通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  
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  
而皆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其不慧於初年而頓  
悟於晚歲抑由資於天資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  
也魯而曾子竟以魯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五

墨欲黑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為可也  
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作百端淫巧



還出價侷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鄭聲淫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為淫故繫以二國之詩皆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

奔為妾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始華為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者不禁蓋先王制禮

士如婦妻迨冰未泮則昏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於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礼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昏期已過即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即詩所謂求我庶子迨其今兮之意也

寫縛字

道書以一卷為一寫寫音軸今人即謂之卷非也佛書以一章為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卷字通用



帝王好書

歷代帝王皆好典籍秦火為萬古罪人無論已漢興除  
 挾書律廣開獻書之路景帝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  
 府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  
 求天下遺書詔劉向等校定光武入洛書二千餘輛  
 後于東觀廣集新書命班固等讐校明帝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攷訂群籍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魏道  
 武帝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潛文帝遣使四方搜  
 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煬帝觀文殿構甲乙丙  
 丁書屋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講購天下書

選五品以上子孫繕寫藏內庫玄宗幸東都議借民  
 間異本傳錄以千錢購書一卷後唐莊宗募民獻書  
 及三百卷者授以官銜明宗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  
 印賣之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宋太  
 宗下詔購募凶書分置書府涉弼等並賜科名太宗  
 構崇文院以藏書籍分經史子集四庫仁宗詔中外  
 士庶上館閣顯書每一卷文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  
 官徽宗詔郡縣訪求秘書助教張頤進二百二十餘  
 卷賜進士出身李東一百六十卷補迪功郎高宗南  
 渡獻書有賞元世祖遣使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高謙傳

我太祖定鼎之後極重儒臣詔纂國家切要之書成祖詔脩永樂大典一時儒臣畢集天下賢才聘辟無算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各取一部送京以後則查無求書之令矣國家事事可侔前代獨好文之主稍遜

明徐燭與徐氏筆精

異書

余嘗語曹能始云有異人其家必有異書常人之家必有常書俗人之家無書矣欲求異書先求異人不遇異人勿問異書

進五代史

同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中書令蕭瑀左僕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詔分修魏梁陳周齊隋六代史侍中已下各居權要既不相統撰撰者無所稟承歷數年竟無次序貞觀初公為秘書監乃奏停後魏而修梁以下五代奉勅遣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史陳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徙職以許敬宗代之公受詔總加修撰裁定去取咸資筆削多所損益務在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齊各為總論梁史六秩五十六卷

高謙傳



陳氏四秩三十六卷周史五秩五十卷齊史五秩五十卷隋史六秩五十五卷奏之時稱良史加左光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魏鄭公諫錄

農丈人文集序

予竊慨今之日泰不講於農之術夫士就明燕齊紳笏商賈負擔何工傭辨功苦藝搖舌談論發卒受首踐更誠至於計無復之始脫衣戴蒲盡四支之敏為農顧自士以下依農為命此其為功臣取效廉而其聲甚銷也予又竊慨今之日其文之質者泰似於農之術矣儂豔之語裁四儷六模遺范固出莊八列而鷹

巨

鼎見悅畫龍不賦彼師孔談經質有其文者博之自鄭其為巧且取效廉而其聲甚銷也猶之農也世不貴農至論犬狗農師一之即司徒太師五之七之農之自貴不為世所貴變也世不貴文之質至論犬聲隱隱車轉久而愈盈白日照之江河滌之文之所者自貴以為講於農之術邪似農邪而文人自為農也則又非徒講於農之術邪意者真農邪農者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糶是故其耕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為其兄而登其第文亦有兄大人取真醇厚糟粕是實兄之農也故辭精而格高農者曰權



節其用及寒擊莫除用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  
之以待時雨文亦有待夫人從容按節優柔適會是  
待時之農也故其理融而情逸農者曰穫之控控積  
之栗栗其崇如墻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文亦有穫有  
積丈人秉一總萬舉要治繁是開百室之農也故思  
合符契而文成矩矱夫農與文二物也而道一也以  
農之心掃之詞則其樸尊其約膠其氣章其味其質  
有餘而不受飾以非農之心掃之詞則野有獲未繁  
華沒實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唐秩東作而堯文安  
守兼而農師而周文郁郁有方莘之耕而後能作伊

訓有南陽之稼而後能吟梁父非意之也或曰農而文  
也彼世之糾笠趙鍤其童牧孺肩相摩者皆質質  
焉董辨菽麥世之棄畝棄則委雨築解襪襖而齧  
組據軒者十九彬彬也曰農而習於農道也何能文  
矣彼不饒而農其道者未有不嫻於文也其農夫人  
之文邪夫人始為農既穡褐成進士筮官至奉常復  
為農故始終若農夫人大人為誰予友人四明余傳  
果也夫人集二十八卷評得其八文得其廿  
萬曆甲辰歲清明日 郭子章敬撰

吳楚



吳楚之無風何也夷之也皆封國也而夷之何也平王  
之後諸侯而僭王焉自二國始夫子夷之不米其風  
也

御龍子集

秦

國風之不夷秦何也襄公國之蓋臣也繼世而後有暴  
令而無僭竊猶守列國之爵焉夫子意得而夷之同

宋板前漢書

王元美家有宋板前漢書字疎朗大若五銖錢紙極堅  
白繕治精絕係一世家故物元美用白金一百四十  
兩購之貯以紫檀匣寶若拱壁

同曲有新

王敬美淳化帖

王敬美提學為尚寶丞時有人以淳化帖求售視其紙  
墨點畫真宋物也購以白金百有一十兩久之乃覺  
其贗

同

彗星

彗星者彗星光芒偏指長數寸或長竟天見則所及兵  
起大水除舊布新字星光芒四出見則其下大亂天  
格如彗而末銳長三四丈東北方出則奮爭破軍拔  
城天槍類星而兩頭銳長數丈出西南方出則旱饑  
軍敗國破天攬類星而未銳出西北方長三四丈為



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蚩尤旗類彗而未曲赤色如  
旂或黃上白下或如植藿而長或如赤雲則燦照地  
或赤光如炬或如白雪竟天若帚俱主伐枉逆主惑  
亂所見之方兵大起不則有喪天衝類人而蒼衣赤  
口見則臣下謀主武夫殺天子亡國皇星大而赤光  
如炬狀類南極去地二三次見則內外兵亂其下起  
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  
出國起兵多變或曰大人凶司危星大而白類太白  
而有目出西方去地可六丈或大而毛兩角或數  
動而赤見則主口法家傑起天子不義失國有聲之

臣行主德五口口星出東方狀類辰星而大去地可  
六丈或有青氣暈有之非亡為三分毀敗之徵大臣  
誅亡又主口共有喪不利口口口星大口數下御集

天官

客星

客星者不常有之星偶見于天乃上天譴告之使也故

曰客星下

同

書蘭亭帖後

唐文皇嗜蘭亭帖至竭萬民之力多方以購之又時撫  
善本賜其臣僚可謂勤矣而卒無妨於治國理民之

南史



譚謙傳

政蓋其納諫受言力行仁義所圖者大舉凡游藝之事不足以累之况寄心翰墨於繁務之餘豈非前王之令軌哉推考其時貞觀之風幾與三代比隆其仁心善政可施於後世者多矣高山在望景行行止寧獨於蘭亭一事哉

佩文齋書畫譜

晉武帝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

東坡集

同上

明太祖高皇帝御製賜征南將軍楊文詩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刃馬鳴甲冑乾坤靖

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螭螭欲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風慶百勞

和州志

曹子建詩

曹子建詩云問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難諒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足兒寧不助其奸南齊書詩話

柳都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



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藉以茵褥然端坐看之或欲行者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東坡戴笠

憲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簞笠戴

之著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甚大羣吠竹坡固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南唐

正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江南李樹

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瑞言者不

曹刻脫可以數計其尤最著者江西楊化為李臨



唐書

曹刻川李樹主連理於是始曹刻下還宗之議初立  
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圜丘愆祀之久廼孟夏上旬月  
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故然如畫柴燎畢乃沒太  
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

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

祥曹刻如是之審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

假且畫之所接精祲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

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月燕丹謀秦而白

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輟御宋景有曹刻景字下  
有公字無有

字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

山赤伏登漢金雌讖晉或曲為一姓或專錄一人

亦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

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曹刻裕之生也

紫氣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蟻擁膝及其歿

曹刻也赤氣曹刻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景畫

寢而丹蛇游於顴準之間王輿夢有流星之警曹刻

脫有流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者位不

過節將曹刻然猶盼蠻昭彰又況昨土開國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云五十年為人神主以

高載傳



曹刻無對越上下者耶曹刻止此說者乃以隋志

日行上道遂疑往事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

烈祖使馮延巳為齊王實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

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

如君也然上置君于曹刻脫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

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為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

子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傳

付曹刻託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

卓遠儻使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

必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

為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

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

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曹刻誤豎頰

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

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

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為由忤心而

發豈其然耶已上鈞立談清泰中處士史虛白

東坡詩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坡以  
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樂云以  
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曹子建雜詩

曹子建雜詩云間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讎諒  
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是兒寧不助其奸雄

正德

己上南濠詩話

維揚周岐鳳

維揚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錢投投  
之以詩有一身為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

鶯花春對酒河橋雨夜推篷之句岐鳳得詩為之大

慟江南人至今傳之

己上麓堂詩話

張曲江

張曲江為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  
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申  
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為誰歸去為  
誰來主人思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然或以感

思

端硯

唐人重端石硯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



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歌云端州匠者巧如  
神踏天磨劍割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硯至妙  
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  
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  
謂鸚鵡眼眼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於此李  
賀青花紫石硯者蓋硯之上品也東坡論許敬宗硯  
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久矣魏  
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硯三坑石甚詳

爾雅非周公書也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

指為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釋詩以  
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喧兮之類皆  
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公與中  
古時明矣

數名

數名卅音颯卅音鞞先立切廿音入今直以為二十三

四十字不知音各不同

金銀為錢

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  
形漫而作人面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爾



上嵒覽察雜記

九尾狐

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虎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

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乃都攸昌禹遂娶之

謂之九嵒夷眉八彩三漏明蔣堯山堂外紀

童謠

獻帝初京都童謠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子

里草為童十日卜為草未幾為王允所殺梅王使為誅董卓

孔明娶醜女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河南名士謂孔明曰卿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鄉

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同

周禮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

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

子生於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

帝時其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

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

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

以為未定書夫書信贈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



况周禮乎

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剥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二冊名

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慧星

憲章錄

慧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日慧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怖懼皆陰盛陽微之証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



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故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

漢高帝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在天  
下已十三年當志者艾賢德與共維持獨蒞意猛士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餘能未易遠革耶治道終以霸雜蓋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

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霜謂播告之詞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熟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秘閣藏書

宋黃徹  
巩若溪詩話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尚故雖遭蟲鼠嚙而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必乃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



至宣德間所製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韻石齋

筆談延陵吳紹書二函

無袴吟

義興儲遇家貧冬月無袴作口號曰西風吹雨聲索索  
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

看

御製授時通考序

以上古今譚既采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  
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  
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

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聖  
祖仁皇帝勤治民隱首重農桑率育蒸黎涵濡德澤  
六十餘載戶慶盈寧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藉之  
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儲蓄為萬世規凡茲溥海蒼  
生得荷鋤耨餉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  
者何莫非我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  
續承基緒肇前代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  
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  
杼之作若日履於懷曰惟前代農桑通訣農政全書  
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也命內廷詞臣廣加



高謙傳

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  
侍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史子集及農家者流凡  
言之關於農者彙萃成編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  
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彙生地地道發育於下而庶品  
蕃百昌遂人事參贊其中而六府修三農殖輔相裁  
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趙事勤功亦閭閻之本業也貴  
穀勸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於時以副朕享成  
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乾隆七年歲在壬戌春正月下澣八日御筆

高謙傳卷之三十六終

欽定授時通考

